

明文

著曼哈杜·國法

譯雷 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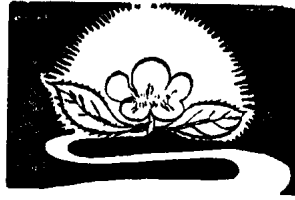
社版公國南

明文

王明賢 著
王明賢 編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明文

著曼哈杜·國法

譯雷 傳



Civilisation

1914—1917

par

Georges Duhamel

文
明

著者 喬治·杜哈曼

譯者 傅雷

發行人 王兆懷

出版者 南國出版社

特約代理
外埠經售
學林書店
上海靜安寺路一五六一號

△有版權▽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初版（二〇〇〇冊）

譯者弁言

假如戰爭是引向死亡的路，戰爭文學便是描寫死亡的文學。這種說法，對文明似乎格外真切。因為作者是醫生，像他所說的，是修理人肉機器的工匠。醫院本是生與死的緩衝地帶，而傷兵醫院還有殯殮與墓地的設備。

傷兵撤離了火線，無須廝殺了，沒有了眼前的危險；但可以拚命的對象，壓抑恐懼的瘋狂，也隨之消滅。生與死的搏鬥並沒中止，只轉移了陣地：從龐大的軍事機構轉到渺小的四肢百體，臟腑神經。敵人躲在無從捉摸無法控制的區域，加倍的兇殘，防禦卻反而由集團縮為個人。從此是無窮盡的苦海，因為人在痛苦之前也是不平等的。有的『凝神壹志使自己儘量擔受痛苦』；有的『不會受苦，像一個人不會說外國話一樣』（按係作者在另一著作『殉難者行述』

語中）；有的靠了堅強的意志，即使不能戰勝死亡，至少也暫時克服了痛楚；有的求生的欲望和潰爛的皮肉對比之下，反而加增了絕望。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，死亡變成解放的救星，不幸『死亡並不肯俯從人的願望，它由它的意思來打擊你：時間、地位，都得由它挑。』——這樣的一部戰爭小說集，簡直是血肉淋漓的死的哲學。它使我們對人類的認識深入了一步，『見到了他們浴着一道更純潔的光，赤裸裸的站在死亡前面，擺脫了本能，使淳樸的靈魂恢復了它神明的美。』

可是作者是小說家，他知道現實從來不會單純，不但沉淪中有偉大，慘劇中還有喜劇。辛酸的諷喻，激昂的抗議，沉痛的呼號，都抑捺不了幽默的微笑。人的愚蠢、怪僻、虛榮，以及偶然的播弄，一經他尖刻辛辣的諷刺（例如葬禮、紀律、裝甲騎兵居佛里哀），在那些慘澹的歲月與悲壯的景色中間，滑稽突梯，宛如羣鬼的舞蹈（Dance macabre）。

作者是冷靜的心理分析者，但也是熱情的理想主義者。精神交感的作用，使他代替杜希中尉接受臨終苦難。沒有誇張，沒有嘆息，兩個簡單的對比，平鋪直敘的刻劃出多麼悽

惻的悲劇。『這個局面所有緊張刺激的部分，倒由我在那裏擔負，彷彿這一大宗苦難無人承當就不成其爲人生。』

有時，陰慘的畫面上也射入些少柔和的光，人間的嘻笑教讀者鬆一口氣。例如邦梭的愛情：多少微妙的情緒互相激蕩、感染；溫馨美妙的情趣，有如華多的風情畫。剖析入微的心理描寫，用的卻是婉轉蘊藉的筆觸：本能也罷，潛意識也罷，永遠蒙上一層帷幕，微風飄動，只透露一些消息。作者是外科醫生，知道開刀的時候一舉一動都要柔和。輕鬆而端莊的喜劇氣霧，也是那麼淡淡的，因爲骨子裏究竟有血腥味；戰爭的醜惡維持着人物的莊嚴。還有綠衣太太那種似夢似幻的人物，連愛國的熱情也表現得那麼輕靈。她給傷兵的安慰，就像清風明月一樣的自然，用不到費心，用不到知覺就接受了。樸素的小詩，比英勇的呼號更動人。

然而作者在本書中尤其是一個傳道的使徒。對死亡的默想，對痛苦的同情，甚至對長官的諷刺，都歸結到本書的題旨，文明！個人的毀滅，不但象徵一個民族的，而且是整個

文明的毀滅。『我用憐憫的口氣講到文明，是經過思索的，即使像無線電那樣的發明也不能改變我的意見……今後人類滾下去的山坡，決不能再爬上去。』他又說：『文明，真正的文明，我是常常想到的，那應該是齊聲合唱着頌歌的一個大合唱隊……應該是會說「大家相愛」，「以德報怨」的人。』到了三十年後的今日，無線電之類早已失去魅力，但即使像原子能那樣的發明，我相信仍不能改變作者對文明的意見。

文明所描寫的死亡，縱是最醜惡的場面，也有一股聖潔的香味。但這德性並不是死亡的，而是垂死的人類的。就是這聖潔的香味格外激發了生命的意義。文明描寫死亡，實在是爲駁斥死亡，否定死亡。

一九四二年四月我譯完這部書的時候，正是二次大戰方酣的時候。如今和平恢復了快二年，大家還沒意思從山坡上停止翻滾。所以本書雖是第一次大戰的作品，我仍舊化了一個月的功夫把舊譯痛改了一遍。

作者略傳

喬治·杜哈曼 (Georges Duhamel) 一八八四年六月卅日生於巴黎，是八個兄弟姊妹中的第七個。他的父親一生顛沛，到五十一歲纔得到醫學博士學位。離開巴黎大學纔兩年，小兒子喬治也進了校門。那位自學成功的老醫生天性煩躁，不耐定居；喬治記得曾經跟父母搬過四十一次家。清貧而騷亂的童年，便是杜哈曼初期的經歷。

一九〇二年，喬治·杜哈曼十八歲，中學畢業，專攻的科目是文學和數學。

從廿到卅歲（一九〇四——一四）杜哈曼在巴黎大學同時修習醫科與理科，寫最初的幾冊詩集與戲劇，徒步旅行歐洲，在「寺院」幹印刷工作，在公立醫院臨診，維持生活。所謂「寺院」是幾個青年學生的理想集團，大半是詩人，夢想過一種公共的隱遁生活，一面從事各人的研究與寫作，一面把印刷作為自食其力的生計。他們在巴黎近郊克萊端伊

(Creteil) 租下一所有大花園的屋子，設立印刷工場，承印書籍。大門上標着十六世紀拉勃萊的名句：『這裏，請進來……這裏，有的是棲枝和堡壘，可以抵禦那可惡的謬誤……進來，大家來鍛鍊深刻的信仰……』不久經濟問題逼倒了這個理想集團，十幾個月的歷史，存留下來的只有一二十冊印成的書，和許多現在已經成名的作家，如于勒·羅曼、查理·維特拉克與杜哈曼等。杜氏也在那邊認識了白朗希·亞巴納小姐，他未來的夫人。

一九〇八年，杜哈曼理科畢業；一九〇九年，又修完醫科學程，得博士學位。從此到一九一四，他做着實驗室工作，同時熱烈從事文學活動：每年一部作品，三年中有三部劇本問世。

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，杜哈曼志願入伍（按第一次大戰時，法國尚許醫生免除軍役），被任爲二等助理軍醫。在五十七個月的長期軍役內，五十個月都在前線，先在第一軍的救護隊，繼而在自動救護隊，終於升爲外科隊主任。

大戰結束的時候，杜氏的成績是：經他救護的傷兵：四千名；由他親手開刀的：二千

三百名；三部戰爭文學：殉難者行述、文明、動亂中的談話；一部默想錄：世界之佔有。殉難者行述在一九一四——一六年間寫成，過了九個月方始印行；文明的完稿期是一九一七年，一九一八初版時用但尼·丹佛南（Dennis Thevenin）的假名，據說一半是爲書中有批評軍事長官的地方，恐怕引起糾紛。結果這兩冊書都獲得極大的成功，文明更受到一九一八年的龔果爾獎，立刻被譯成各國文字，暢銷一時的情形，僅次於巴比塞的戰爭小說：火線下。

他的重要作品，是以一個人物爲研究中心的五部小說：（出版於一九二〇——三二年間）午夜懺悔錄、兩人、薩拉伐日記、里昂街上的俱樂部、如此內心，總稱叫做薩拉伐歷險記。內容偏重於心理分析，描寫一個沒有力量控制潛意識的人，據作者自白，是『發掘一個人的隱蔽世界，——精神領域。』短篇小說集最著名的有：被遺棄的人們。戲劇有光明、戰鬪等五種。批評集有詩與詩人等三種。詩集有伴侶與挽歌兩種。遊記有莫斯科遊記、未來生活的景象（美國遊記）等。迄二次大戰爲止，杜哈曼全部的著作共計五十種左

右。

一九三五年，杜氏被選爲法蘭西學士院會員。

他的思想是中庸的人文主義，在現代法國作家中偏於保守的一派。他反對機械文明，反對把人類的感情與感覺滅絕，而成爲機械式的千篇一律的動物。爲了「美國化」問題，他曾在一九三〇年代掀起熱烈的論戰。

本書譯者其他譯著

羅曼羅蘭原著：——

約翰·克利斯朵夫（小說）

貝多芬傳

托爾斯泰傳

彌蓋明琪羅傳

駱駝版

駱駝版

商務版

商務版

巴爾扎克原著：——

高老頭（小說）

亞爾培·薩伐龍（小說）

駱駝版

駱駝版

莫洛阿原著：——

服爾德傳

人生五大問題（論文）

戀愛與犧牲（小說）

商務版

商務版

商務版

商務版

羅素原著：——

幸福之路（論文）

文明（小說）

南國版

南國版

目 錄

譯者弁言	1
作者略傳	5
正文	
面貌	一
勒沃的病房	五
索末河上	一九
雷旭沙的聖誕節	四七
杜希中尉	五五
歌尙的計劃	八三

文 明

綠衣太太	八九
葡萄田	九七
調節兵站	一〇三
馬販子	一二五
邦梭的愛情	一二七
葬禮	一六三
數字	一七九
紀律	一八九
裝甲騎兵居佛里哀	二二九
文明	二三九

面貌

輪廓秀美的寬廣的額角，深沉而又天真的目光，小窩可掬的下巴，神氣活潑的短髭，悲苦中顯出輕快的嘴，你這張法國人的臉，我永遠記得，雖然那黑黑的下巴，那支火柴蹦跳的微光之下。

從夏隆到聖德——曼納塢的火車，全部熄了燈，在秋夜裏往上開。時間是一九一六。平靜無事的香巴桌戰線，像火山口一樣在我們左邊打盹，瞌睡中充滿了惡夢，驚悸，和閃電。我們衝破黑暗，慢慢穿入一片淒涼的田野，——說不定被猙獰的戰具搗亂得更不像樣了。小火車蹣跚向前，哼呀哼的，帶些遲疑的神氣，彷彿一個認得路的瞎子。

我假滿回營；因爲不舒服，橫在長檯上。對面，三個軍官在談天。他們的聲音是青年人的，作戰的經驗是老年人的。他們也回到自己的部隊去。

——這個戰區，此刻還安靜，其中有一個說。

——當然囉，另一個說，咱們可以安寧到春天。

一片靜默，只有鋼軌被車輪輾壓的聲音。於是一個尖銳的、年青的、快樂的聲音，差不多是低低的說：

——呸！等不到春天，咱們一定還要幹一下呢……

他立刻接下去說：

——那要輪到我第十二次衝鋒了。但是僥倖得很！我只掛了一次彩。

兩句話還在我耳朵裏響，說話的人劃起一支火柴，抽起煙來。微光一閃，照出一張可愛的臉。他是一個有名的部隊裏的。青年軍官所能獲得的最高獎章，在他土黃色的軍服上發光。整個的氣度顯出他的勇敢是冷靜的，經過思慮的。